

# 元代地方粮仓探析<sup>\*</sup>

## ——以亦集乃路为例

高仁 杜建录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依据黑水城出土文书,以亦集乃路为例,结合传世文献,探讨元代地方粮仓的设置及其在基层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亦集乃路粮仓中,监支纳、大使、副使等官职设于府仓——广积仓;仓官、保仓官、计厦人、看仓库人等职则广泛设置,分别属于杂职、差役、与军人。仓库官吏有两种任命方式,流官为省除,杂职以路吏充任。亦集乃路多设分仓,派仓官管领各仓。分仓的设置有两个层级,一是广积仓的直属分仓,如广积屯田仓、地税仓;一是设于地方与机构诸仓,如新附屯田军百户所仓、在城仓、玉朴仓、纳林仓等。粮仓不仅是屯积粮食的仓房,还是地方政府粮食征收与放支的机构,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黑水城文书 亦集乃 粮仓 广积仓

元代自世祖创制以来,在全国广设粮仓,京、通、腹里以及全国省、道、路、府、州、县各单位均设有大大小小粮仓。传世典籍对京、通、河西务等仓的记载较为详实,而对地方路、府所设粮仓的记载颇为寥落。不过,黑水城出土文书中保留了许多元代亦集乃路的地方文献,十分珍贵,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到亦集乃路这一基层行政单位粮仓设置与运作的具体情况。

目前,关于元代的仓储制度,除王颀《元代粮仓考略》<sup>①</sup>与黄鸿山《元代常平义仓研究》<sup>②</sup>两篇论文有所涉及,再无更多的专门研究;而关于亦集乃路的粮仓,前人多有探讨,李逸友先生在其《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sup>③</sup>中最早对亦集乃路的府仓——广积仓的遗址、设置、职能、运作等各方面进行了简要概述。潘洁在研究黑水城出土赋税文书时对广积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察,并提出广积仓为亦集乃路收购税粮的机构,具有发放税票的权力;<sup>④</sup>王艳梅于《元代亦集乃路地方政府建制研究》<sup>⑤</sup>考察了广积仓的职官设置、机构职能、官员作用等;朱建路《元代粮食相关文书研究》<sup>⑥</sup>一文则进一步考证了广积仓的设置,并对玉卜仓进行了讨论,提出其为亦集乃路的屯田仓。除此以外,陈瑞青、马

---

[作者简介] 高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银川,750021,邮箱:gaoren6737891@126.com。杜建录,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银川,750021。

\*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批准号:11@ZH001)之子课题《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释录》的阶段成果。

① 王颀:《元代粮仓考略》,《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第42页。

② 黄鸿山:《元代常平义仓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3—96页。

③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④ 潘洁:《黑水城出土元代赋税文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07年,第13页;又见其《元代亦集乃路赋税考——黑水城出土税票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⑤ 王艳梅:《元代亦集乃路地方政府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08年,第10页。

⑥ 朱建路:《元代粮食相关文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第22—26页。

彩霞、刘广瑞等多位学者在文章中对广积仓也多有提及。<sup>①</sup>目前的研究解决了许多关于广积仓设置与职能的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黑水城文书中与粮仓相关的材料较为丰富,前人未予充分探讨,且目前的研究中许多问题仍存在着争议,因而本选题仍可继续深入。本文拟以亦集乃路为例,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元代地方粮仓设置、运作及其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的广积仓为亦集乃路的府仓,<sup>②</sup>据元史载:“府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sup>③</sup>但参考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记载,则与之有所出入。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存有许多广积仓开具的税票及出自广积仓的公文,其上皆有付(副)使、大使、监支纳三种官员的落款,<sup>④</sup>通常元代官方文书自下而上经手,因而三种官职的大小顺序与落款顺序正好相反。显然,《百官志》中没有记载监支纳一职,比较其它路府仓的官员设置,可知《百官志》的记载漏掉了“监支纳”一职,如建康路(集庆路)“大军仓,有印,前宋为平余仓,至元十五年(1285)改大军仓,省除监支纳、大使,路吏充仓副。”;<sup>⑤</sup>再如,“甘、肃二路,每处设监支纳一员,正六品,仓使一员,从六品,仓副一员,正七品,二周岁为满,于到选人内铨注,入仓先升一等,任满交割,别无短少,又升一等。”<sup>⑥</sup>这些记载中,大使亦称为仓使,副使亦称为仓副。可见监支纳、大使、副使即为路总管府府仓的常设官员,参考甘、肃二路,其品级当即为六品、从六品、七品。不过,在前人对广积仓的探讨中,常引《元史》记载:“广积仓,达鲁花赤、监支纳、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初,置永盈仓。大德间,改为广积仓。”<sup>⑦</sup>并通过这一记载,得出广积仓设置有达鲁花赤这一结论。该处广积仓为上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的附属机构,并不是亦集乃路的广积仓,二者仅是名称相同,应区别对待。

亦集乃路粮仓的人员设置并非如此简单,黑水城文书中还出现有许多与粮仓相关的职务,如保仓官、仓官、看仓库人、计厦人等。

诸如保仓官<sup>⑧</sup>、仓官等,当为粮仓中的吏员,属杂职官。前者从名称上看可能负责粮仓保卫,后者则在黑水城文献中多次出现,负责管领亦集乃路境内诸多的分仓,详见后论。仓官的设置名目繁多,如地税仓官<sup>⑨</sup>、屯田仓官<sup>⑩</sup>、新附屯田百户所仓官<sup>⑪</sup>等等;编号 M1·0088[F146:W10]《屯田文书》<sup>⑫</sup>中的“田植”“已点今岁屯田仓官”,“今岁”暗示着该职务人选变动的频繁;编号 M1·0051[84H·F116:

① 陈瑞青:《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安定王”及其部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马彩霞《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经济文书的考释》,《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刘广瑞《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书初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② 马彩霞:《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经济文书的考释》,《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第96—97页。

③ [明]宋濂等:《元史》卷91《百官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17页。

④ 如编号 M1·0948[F135:W72]《洪字玖拾贰号勘合文书》、M1·0949[F135:W71]《广积仓收到大不花下徐五纳大小麦凭据》、M1·0950[F270:W6]《广积仓收到沙立渠台不花税粮票据》、M1·0762[83H·F1:W32/0032]《广积仓仓官选任状》等等,分别见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册第989页,第6册第1217、1218、1219页。

⑤ [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6上《本朝统属官制》,《宋元方志丛刊》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92页。

⑥ 《元史》卷82《选举志二》,第2044页。

⑦ 《元史》卷90《百官志六》,第2299页。

⑧ 编号 M1·0144[84H·F19:W36/0573]《钱粮收支文书》,见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234页。

⑨ M1·0051[84H·F116:W324]《地税仓官文书》,见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1册,第88页;M1·0198[F116:W617]、M1·0200[F116:W618]、M1·0202[F116:W614]等《大德十一年税粮文卷》,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282—285、287、289页。

⑩ M1·0088[F146:W10]《屯田文书》,见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1册,第127页。

⑪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5册,第984页。

⑫ M1·0088[F146:W10]《屯田文书》,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1册,第127页。

W324]《地税仓官文书》中出现有“地税仓官也火钦义秃”<sup>①</sup>,而编号 M1·0198[F116:W617]、M1·0200[F116:W618]、M1·0202[F116:W614]等《大德十一年税粮文卷》中又有“地税仓官也火苟站秃”<sup>②</sup>两人姓名相近,职务相同,这很可能杂职官吏在本系统内荫补亲属的反映。<sup>③</sup>

粮仓内还设有诸多的役职,编号 1·0761[F1:W54]《广积仓仓官选任状》与编号 M1·0762[83H·F1:W32/0032]《广积仓仓官任命状》<sup>④</sup>中的计厦人即属此例。这两件文书为广积仓任免计厦人一职的文书,两件文书纸质、字迹一致,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中,这两件文书作为一件来释录,且皆出现“计厦”,当为一件文书断裂而至。为方便研究,现将两件文书拼合并释录如下:

广积仓/

谨呈:照得本仓计<sup>⑤</sup>厦人等勾当,年深若不革去存新选用,深为未便。卑所今将<sup>⑥</sup>/□□去计厦。各各姓名开坐。合行具呈。/亦集乃路总管府。伏乞/照验施行,须至呈者。/选用:/九月、拜颜、安沙刺、木薛非、/布南伯、哈阿章、观昌、小李大、/朵黑朵、革城、王五

计厦<sup>⑦</sup> 亦集乃路广积[仓]付使 蔡/

亦集乃路广积仓大使 卫/

亦集乃路广积仓监支纳 石

文书中广积仓呈报总管府,选用九月等十一人充任广积仓计厦人一职,文书的第二件残片有广积仓监支纳、大使、附(副)使的签名。计厦人这一职务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从名称上看可能为计点仓房的职务,而通过文书,我们可以看到计厦人的设置有如下特点:人数众多,仅选用者即多达 11 人;任用简单、随意,由广积仓自行选用或革去,呈交亦集乃路总管府批准即可;文书中提及“年深若不革去存新选用,深为未便”,其职务可能并不固定,经常更换。这两件文书常被当作选官文书,但从计厦人这些选用与设置特点来看,其可能仅是设置于粮仓内的役职。据高树林先生所考,元代民户承担沉重的差役负担,名目极为繁多,如乡村社长、里正、主首,城市街正、隅正以及弓手、祗候、禁子、曳刺、仓子、牢子、首领等等。<sup>⑧</sup>文书中计厦人即当为由民户充当的差役职务。

亦集乃路的仓库还设有守备,编号 M1·1033[Y1:W22]《钱粮房呈报分例与军粮文卷》为亦集乃路总管府钱粮房支粮文书,从文书中看钱粮房所支钱粮名目繁多,有宗王位下渐丁军粮,也有诸王妃子分例,还有军人口粮,其中给军人支粮名目中,除有征西元帅府、北庭元帅府等军事机构外,还有看仓库人这一项。这样看,看仓库人应当为军人,其口粮由总管府供给。

关于仓库官员的选任,学者们多提及编号 M1·0776[F114:W3]《选有抵业无过之人充仓库官》<sup>⑨</sup>这一文书,录文如下:

中书省咨:

照得各处钱粮造作,责□□司管领,俱有正官提调,每设有亏欠,省落追□。其仓库/官员在前俱系各路自行选充,近年以来,本省/铨至,中间恐无抵业,若侵欺钱粮,追究无可折剉,/有累官府,除为未便,省府仰照验。今后照依/都省咨文内事理,于各处见役司吏,或曾受三品已

①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 1 册,第 88 页。

②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 2 册,第 282—285、287、289 页。

③ 关树东:《金代的杂班官与元代的杂职官》,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 5 册,第 988、989 页。

⑤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 89 页,“计”字未释。

⑥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 89 页,将“今将”误为“人等”。

⑦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 89 页,“计厦”漏。

⑧ 高树林:《元朝差役与民户差役负担》,高树林:《古代社会经济史探》,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9—200 页。

⑨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 5 册,第 1001 页。

[以]上衙门文凭,历过钱谷官三界相应人员,从①/□用有抵业无过之人充仓库官,遍谕各/路,依例于路府请俸司吏,或有相应钱谷官内/抵业物力高强、通晓书算者点差,齐年随/粮交代,庶革官吏贪贿之弊,亦绝废民积欠/之患。

钦此

该文书为中书省下达的咨文,据杜立晖所考,该文书为至元二十九年一件元代官方文件的抄件,与《元典章》中出自“江浙行省”的文件②内容相仿,该文书为一件至元末年中书省谕诸行省选充仓库官例。这件文书记载了元代中央政府对各路选充仓库官的基本要求,包括身份、资历、家产、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体现了元代对仓库的严格管理。③事实上,文书中的内容可以得到印证,编号 M1·0413[F117:W25a]《俸禄文书残件》④即有此例,文书中的时间为“至正五年(1345)”,“填司吏王克明点充仓官”,这完全符合《选有抵业无过之人充仓库官》中以“见役司吏”充任仓库官的规定。

不过,《选有抵业无过之人充仓库官》中有一个明显矛盾之处。文书开篇即提及“其仓库官员在前俱系各路自行选充”,而“近年以来,本省铨至”,这似乎与后文各路司吏与钱谷官点充仓库官的规定自相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至正金陵新志》记载了建康路(集庆路)大军仓官吏的任命情况:“大军仓,省除监支纳、大使,路吏充仓副。”虽然没有提及吏员,但大军仓明显有省除和路吏充任两种任命方式。而江西行省各路与之略有差异,《元典章》中记载有御史台的咨文,文中引用了江西行省的咨文,其中提到:“本省移准中书省咨文事理,今后各路仓库官、大使、副使,拟于见役府州司县吏、典史内验物力高者,指名点取,如有不敷,本省立格差取仓官。”⑤江西行省各路由路吏充任者,不仅是副使,还有大使,另外还有仓库官。回头再看《选有抵业无过之人充仓库官》的内容,“本省铨至”者为“仓库官员”,而以路吏及钱谷官充者为“仓库官”,一字之差,可能说明他们本身就是两个群体。“仓库官员”极有可能指代的是有一定品级的流官,而“仓库官”指的吏员。前者在集庆路为监支纳与大使,在江西行省各路仅为监支纳,这些官员由行省任命;而集庆路的副使,江西行省诸路的大使、副使等则都与仓库吏员一同,由路吏充任。《选有抵业无过之人充仓库官》出现在黑水城文书中,说明广积仓所有官吏也同样有两种任命方式,只不过除监支纳外,是否还有其它省除的官职就不得而知了。

## 二

从黑水城文书看,亦集乃路不仅有广积仓一座粮仓,广积仓设有分仓,亦集乃路境内的周边地区,亦集乃路总管府中的若干机构中亦多设有粮仓。这些分支的粮仓设有仓官来管领。编号 M1·0757[F13:W131]《吴政宗充本屯仓官状》为一件委任吴政宗充当管领新附屯田军百户所仓官的付身,上有一处官印和两处画押。从文书中看,亦集乃路总管府在新附屯田军百户所中设有粮仓,而吴政宗则充任管领该仓的仓官, M1·0088[F146:W10]《屯田文书》⑥中出现了“屯田仓官”这一职务,编号 M1·0879[84H·F116:W279/1451]《提调站赤文书残件》⑦中又出现有“广积屯田仓”,将二者相联系,可以很容易推断屯田仓官即为管领广积屯田仓的仓官。

除广积仓外,亦集乃路的其它粮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广积仓的直属分仓。前述由屯田仓官所管领的广积屯田仓即属此类。除此以外,黑水城出土文书中还出现有地税仓官一职,编号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88页未释此字,现据图版补。

②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9《吏部三·仓库官》,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页。

③ 杜立晖:《黑水城 F114:W3 元代选充仓库官文书初探》,《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④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3册,第509页。

⑤ 《元典章》卷9《吏部三·仓库官》,第509页。

⑥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1册,第127页。

⑦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5册,第1100页。

M1·0051[84H·F116:W324]《地税仓官文书》中有“地税仓官也火钦义秃”,而编号M1·0198[F116:W617]、M1·0200[F116:W618]、M1·0202[F116:W614]等《大德十一年税粮文卷》中出现有“地税仓官也火苟站秃”,其人负责照助亦集乃路大德十一年(1307)各色地税粮数。我们由此推断广积仓下还设有广积地税仓这样的机构,只是在文书中并未保存下来。地税与屯田是亦集乃路粮食收入的两个重要来源,广积仓设屯田仓与地税仓方便粮食的征收。

亦集乃路粮仓的第二个层次是设置于具体地点与机构内的粮仓。如前述新附屯田军百户所设的粮仓即为机构内的粮仓。设置于亦集乃路境内各处的粮仓在文书中有很多,如编号M1·0042[F197:W25]《马兀木南子杨即合税粮文卷》文书中出现有“在城仓”,记录了该仓所储仓粮“大麦玖石令柒升玖勺玖抄/税粮壹石伍斗柒升玖勺玖抄/横収口鲜马口柒石伍斗”,所谓“在城仓”即指该仓位于亦集乃城中。<sup>①</sup> 编号M1·0401[F209:W60]《照助玄字号放支文书》中出现有“玉卜仓”,玉卜其名当得自编号M1·0043[F16:W1]《管都火儿等户纳粮文卷》<sup>②</sup>中的玉朴渠,玉朴渠是亦集乃路的灌溉渠道之一。文书中“屯田百往玉卜仓放支”,“屯田百”当为“屯田百户”,户字漏写,屯田百户为亦集乃路屯田机构屯田百户所的官职。看来玉朴渠的沿岸是亦集乃路屯田的区域,而玉卜仓也是屯田性质的粮仓。<sup>③</sup> 编号M1·0238[84H·F135:W36/1987]《口粮文书》<sup>④</sup>中还出现“纳林仓”,该文书残甚,仅存“十月廿日纳林仓”七字,字迹清晰。纳林在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sup>⑤</sup>其中编号M1·0239[84H·F135:W65/2016]《军人接济口粮文书》<sup>⑥</sup>的残件录文为“□系万/□□子数目通/□□军人接济口粮/□□□将余剩糜种/□□月初二日纳林/□□百户口/”。通过文书中“军人接济口粮”、“百户”等文字,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纳林一地屯戍着军队,有可能还在此地开展了屯田,而纳林仓的职能之一,即为放支当地屯戍军人的口粮。今亦集乃故地额济纳旗境内仍有纳林河,是额济纳河的一个支流,最终注入苏泊淖尔(索果诺尔),文书中的“纳林”,当即为该河的沿岸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还设立过常平仓,以备救灾备荒之用,如编号M1·2182[正]《文书残屑》中记载:“常平仓已行申省照验□□今来□□”。不过,除此残件以外,再无其它文书出现过常平仓有关的内容,可能正如黄鸿山先生所考,元代常平仓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因政治腐败及制度缺陷等原因,其总是呈现旋兴旋废之势。<sup>⑦</sup>

### 三

亦集乃路的粮仓绝不仅仅是个屯集粮食的仓房,相反,它亦集乃路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编号M1·0779[Y1:W36]《出郭迎接甘肃行省镇抚状》<sup>⑧</sup>所列官司中,广积仓位列亦集乃路总管府司属之首。“收支本路粮斛,逐年拨装海运”<sup>⑨</sup>,是《至正金陵新志》中对建康路府仓“大军仓”职能的概括。同样,亦集乃路的粮仓也承担着征收与放支粮食重要职责。

亦集乃路粮仓粮食收入的途径很多。税粮的征收机构是其粮食的主要收入之一,据潘洁所考,广积仓是亦集乃路的税粮征收机构,主要征收地税,税粮有大麦、小麦、糜子,税额为每亩地纳税小麦

① 朱建路认为在城仓其实就是广积仓(《元代粮食相关文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第25页),此说存疑。

②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1册,第80页。

③ 朱建路:《元代粮食相关文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第25页。

④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337页。

⑤ 编号M1·2170[84H·F135:W68/2019]《文书残屑》、M1·2207[84H·F135:W28/1979]《文书残屑》,分别见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10册第2274、2301页。

⑥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338页。

⑦ 黄鸿山:《元代常平义仓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6页。

⑧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5册,第1009页。

⑨ [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6上《本朝统属官制》,《宋元方志丛刊》第6卷,第5592页。

2升、大麦1升。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存有大量税票,<sup>①</sup>上面详细记录了纳税者的姓名,税粮的数量,以及交纳的具体日期,有的还有纳税人的住址、户计和土地亩数,税票的末尾是广积仓官员的落款和押印。<sup>②</sup>亦集乃路广设屯田,屯田所得粮食亦当为主要的粮食收入之一,因而有前述广积屯田仓与屯田仓官的设置,但黑水城文书中并没有找到相应的票据或凭证,可能屯田所得的粮食直接存入了屯田区域相应的粮仓。编号M1·0066[F277:W11a]《抽分文卷》中记载,肃州路“火儿麻思所管伧俚人户”“木朔落”“凡为一切和顾和买仓粮杂犯差役抽分羊畜俱隶本口口管应纳”,肃州路的仓粮还可以通过和买来获得,亦集乃路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措施。广积仓还通过借粮来补充仓粮,编号M1·0418[F277:W2]《续借白米》<sup>③</sup>文书中“不花昭信续借白米”,“承揽甘州仓粮”,其中有“本仓无欠”的字样,说明亦集乃路广积仓曾向甘州路借粮,现已还清。

放支粮食是广积仓的又一重要职能,黑水城文书中随处可见广积仓放支粮食的文书。如编号M1·0140[HF193A正]《洪字玖拾贰号勘合文书》<sup>④</sup>中,广积仓为脱忽帖木、阿姐不即等共十人放支黄米;编号M1·0401[F209:W60]《照勘玄字号放支文书》<sup>⑤</sup>则为广积、玉卜仓放支至顺四年(1333)四月至六月的军人口粮文书;还有编号M1·0497[F116:W73]《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书》<sup>⑥</sup>为广积仓向诸王妃子发放分例的文书,分例文书由亦集乃路钱粮房拟定,最终由广积仓具体发放。向诸王妃子放支分例者并非广积仓一处,M1·0497[F116:W73]《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书》即提及“白米以下广/□仓放支外,据小麦令屯田百户陆文政支付者……。”

亦集乃路粮仓的粮食收支基本可以维持平衡,但若遇到重大政治事件需放支大量粮食时,则不免无力支出。如大德四年(1300)前后,叛王海都、笃娃入寇,海山太子(武宗)总兵称海与总兵河西的术伯大王军队经纳怜道平叛,其中有部分军队经过亦集乃路,这一事件反映在编号M1·0295[F116:W552]《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与M1·0296[F116:W553]《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sup>⑦</sup>中,文书中“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过,术伯大王位下为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需亦集乃路筹措军粮,但亦集乃路“在仓粮斛数少,旦夕不口口大王大军,大王大军经过迤北征进,到於本路支请口粮,委是不敷支遣”,并且“省府照详拟不和杂”,文书最后称“若於□□/等处预为攒运粮斛急/来交割本路”,可能最终从邻路调拨粮食完成了军粮的筹措。

此外,从黑水城文书中看,亦集乃路粮仓的管理也十分规范,仓内配有仓斗,在编号M1·0147[F21:W12]《钱粮收支文书》<sup>⑧</sup>所记录案件中,仓斗是亦集乃路量器的权威标准。编号M1·0314[F209:W44]《账簿》<sup>⑨</sup>出现有“广积仓粮账”,可见广积仓中还配以专人进行粮食的出纳记录。亦集乃路还对粮仓进行定期的计点,编号M1·0159[F9:W11]《钱粮收支文书》<sup>⑩</sup>即反应了“点仓”这一活动,文书中记载至正十九年“本年若预点仓/□□府台/大人□□主盟完成”。此次“预点仓”由总管府的官员主持,那么正式的点仓则有可能由行省派来官员进行。

① 如编号M1·0945[F193:W13]《至正十三年广积仓收到太不花纳大小麦凭据》、M1·0948[F135:W72]《广积仓收到大不花下徐大纳大小麦凭据》、M1·0949[F135:W71]《广积仓收到大不花下徐五纳大小麦凭据》、M1·0950[F270:W6]《广积仓收到沙立渠台不花税粮票据》、M1·0951[F105:W5]《广积仓票据》、M1·0952[F166:W9]《广积仓收到本渠马军吾即阿刺大小麦凭据》等,分别见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6册,第1215—1233页。

② 潘洁:《元代亦集乃路税粮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③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3册,第513页。

④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231页。

⑤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3册,第497页。

⑥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3册,第620页。

⑦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402—406页。

⑧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236页。

⑨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423页。

⑩ 塔拉、杜建禄、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第246页。

粮仓在亦集乃路是重要的粮食征收与放支部门,内设监支纳、大使、副使等诸多官职以及仓官、保仓官、计厦人、看仓库人等职务,名目繁多。各职务身份差别巨大,任命、选拔方式迥然不同,这一方面固然反应了元代职司内流官、杂职、差役间不平等的地位,但也体现了粮仓内职责分工细致。广积仓为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府仓,其与其它诸仓当为总仓与分仓的关系,屯田仓与地税仓为其纵向的分支,而屯田百户所仓、在城仓、玉朴仓、纳林仓等则为其横向的扩展;前者使其职司更为明细化,后者则为其职能在空间上的延伸。亦集乃路在元代虽处塞北边疆,地偏人寡,但亦集乃路粮仓的具体状况,反映了元代粮仓在基层的设置与运作,对于全面的了解元代仓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魏明孔)

## 评《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研究(1923—1949)》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在多省迅速成立,但经营中却普遍面临资金困难的瓶颈。在这种背景下,康金莉博士《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研究(1923—1949)》(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书以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事业的发展变迁为背景,对各个时期、各种模式下的合作金融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是一部全面了解近代农业合作金融的必读之作。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首次从时间与空间上对近代农业合作金融做整体性研究,注重理论思考,而非单纯的史实考证。与此相适应,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史学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既遵循“论从史出”的史学研究原则,又不拘泥于史料的考证与史实的论述,而是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与国家理论,对民国时期农业合作金融制度构建与变迁作理论分析;从金融学视角,分析与评价各种模式合作金融运行绩效,并对不同模式合作金融运行进行分析比较。其目的,是总结不同合作金融模式的优缺点,为当前中国农业合作金融制度构建与平稳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具体而言,该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对农业合作金融事业发展历程的整体回顾。该书以时间为顺序,以合作金融模式变迁为自然分期,从合作金融制度设计、内部资金积累、外部金融支持以及合作贷款发放等不同侧面,对不同模式合作金融制度作全面研究与分析,使读者对近代农业合作金融的发展与变迁有全面了解。

第二,分析比较三种合作金融模式运行绩效。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以数据为支撑,从金融学视角分析比较不同模式下农业合作金融组织管理水平及运行效率。分析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事业由社会团体华洋义赈会主导,合作金融属于诱致性发展模式,外部资金由华洋义赈会独家供给,合作金融社务质量优良,发展速度平稳。20世纪30年代以后,政府对合作金融干预力度不断加大,运用行政权力推进合作金融发展,外部资金借助商业金融机构贷款支持。这虽然能够加快发展速度,但由于政府官员与商业银行与合作金融目标偏离,导致合作金融有向商业金融异化倾向。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将合作金融事业作为筹集抗战物资途径,社务指导与外部资金支持完全由政府垄断,合作金融制度也完全演变为强制性变迁模式,发展速度与贷款规模均远超前两个时期,但绩效全面下降。

第三,总结不同农业合作金融模式运行特点,思考合理农业合作金融模式构建。综合民国时期合作金融组织设立方式、发展特点及社务管理质量,以资金积累及运用绩效为标准,总结不同模式下农业合作金融运行特点。提出合理构建政府与合作金融关系,注重合作金融自身运行的经济规律等政策性建议,为当前中国农业合作金融健康发展提供史鉴。(刘兰兮)